

2025年9月16日，这一天并不重要，只是一个随意的午后。在院子里散步，太阳收了光线，风在几棵大树间回旋，一阵叶子东飘西荡，撒落在狭窄的林荫道上，蓦然觉得，有点秋的感觉了。

上海这几年像赤道，四个多月的炎夏，早上6点多阳光灼人，到晚上8点，泥土被晒得发白，散发出热烘烘的味道，人行道边半边枯黄的小草在喘气。

可上海又不像热带，正午会有一场透心凉的大雨，长不出枝叶纠结的热带丛林。终于，风吹毛孔，半热半凉，凉爽拂遍全身，这种感觉，是幸福的感觉。这就是当下我对幸福的理解，认真感受，享受日常。

我以前从来感受不到自然界的微小变化，在日复一日的疯狂工作中，与外界隔绝。天亮了鸟叫了，只是意味着该上床睡觉了，天黑了，代表着场直播快要开始了。

每一个时间节点，构成了似乎无穷无尽的个人宇宙，10点选题会，12点跟人吃饭，1点半复盘会议讨论最近的数据，晚上6点约了人。

我的身体在这一站，头脑里想的是下一站，把这一趟的生命旅程当作是通往下一站的中间站，是一条不必在意的长长的过道，沿途的景色不重要。

有时，深夜看着办公室窗外的一轮圆月，停留两秒钟，隔着玻璃看一眼，感慨一年快过去，中秋又要到了；有时，看到对面的办公楼前空中下些小小的雪籽，这才想起来，是冬天了，好多年没有下雪了呀。匆匆而过的脚步，就此了结季节的漫长轮转。

我得到了曾经想要得到的，也失去了自己想要得到的。

我有无数个细碎的目标，却始终没有遥远的终极目标，那个目标是什么，在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

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二十年，生活在热带还是寒带，不重要，生活在上海还是新加坡，也不重要，反正永远会在窗内舒服的空调房内，面对这个世界。

当你选择了快，生活会如你所愿越来越快，当然，也会附赠一份礼物，你会越来越焦虑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被疾病撞晕，不得不停止。终于，不必开会，不必出差，可以长时间地坐在家里，看着窗外的大树，看着太阳从东到西，树叶的光影随之流转。

疾病让我停下来，也让我不再焦虑。这场病差点夺去我的肉体，同时也洗涤了我的灵魂、去除了我的焦虑，我进入生命观、人生观、生死观的重构期，这是我开启新一段生命旅程的前提。

回想曾经的漂泊，在哪里都停不下来，哪里都不是我的家，就像一个精神孤儿，家在永远的下一站。

现在，站在树中间细细聆听小风吹过树间的窸窣声，狂风吹过晚秋干枯的梧桐叶发出的哗啦声，感受樱花在早春舒展开来，在烟雾般的淡红色中，散发出微微的青气，夏天的雷雨让树木的气息粗粝而狂放。

原本以为人生这趟车的终点站遥遥无期，其实，沿途一处不起眼的景色，每个平常的日子，都有可能是这辈子的终点，人生的终点站藏在一棵树、一朵花的后面，藏在你工作累了抬头的时候，藏在每个不经意的日子里。

经历了一次与生命和解的过程，反而让过去有了意义。那样的忙碌，那样的为梦想奋斗，有了那样的底色，才觉得当下的景色有非同一般的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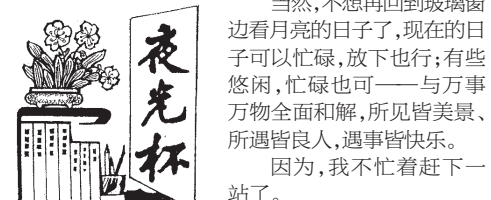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不想再回到玻璃窗边看月亮的日子了，现在的日子可以忙碌，放下也行；有些悠闲，忙碌也可——与万事万物全面和解，所见皆美景、所遇皆良人，遇事皆快乐。

因为，我不忙着赶下一站了。

到达宜宾将近黄昏，四川叔叔的次子小平堂哥来接站。来到这座长江源头的小城，迎接我的是父亲般的安稳与慈爱，全身的细胞如沐雨露，舒展开来，这是我的籍贯地给我的最初印象。叔叔、堂哥、小玲堂姐及高辉姐夫、时凯表哥，之前都未曾谋面，但在妈妈和妹妹一路的惦念和描述中，我早已熟悉了他们。他们和我就像风筝，飞得再高再远，也会被血缘的手牵到一起，回家来。

苏州和宜宾，气候相近。“七山一水二分地”的宜宾，岭谷并不高耸，哥哥姐姐们生长在这方水土，翠屏山柔和的风吹拂他们成人，成家立业。而我，缘于爸爸早年出蜀，遇见吴依软语的妈妈，苏州的小桥流水就成了我的母亲河。我两三次回总共不足两个星期的我，回家来了。

1992年，阔别家乡四十年的爸爸，第一次携妻入蜀，重走从前走过的城市和路，分布四川各地的同辈及小辈们好一阵沸腾；到了宜宾，四川叔叔就请他们住自己家里。这也是爸爸最后一次回家，一年后，他过世了。十五年前，妈妈第二次入蜀省亲，妹妹陪同。听妈妈讲，看妹妹长得太像爸爸，叔叔一时愣了神，当夜无眠。



金秋送爽 (中国画) 李企高

好消息是，十五年后妈妈第三次省亲的今天，1928年生人的四川叔叔正等着与我们相见。妹妹说，还想听老爷子讲我们家族的历史呢。说不了那么长篇啰，他老啰，小平堂哥轻叹。

四川叔叔端坐藤椅，脸上白净得没有一个老人斑。他突然一字一顿喊出我的妈妈的大名来，

叔叔不哭，你应该笑着

陈雪春

来了，老爷子悲喜交集呢。

很深的夜里，我和妈妈读老爷子的《心声》，断断续续出现的，是四个二十出头青年人悲壮出蜀的画面，血气方刚，“壮士一去不复归”。他的三个哥哥是大学生，是地下党员，是他的偶像，他相信并追随他们的信仰和选择。两个哥哥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；另一个哥哥，我的爸爸身染肺病，得到党组织及时救治，在苏州继续奔波，终于迎来苏州解放的那一天。年仅二十三岁的亲哥被迫认为“烈士”，安葬于南京雨花台。小平堂哥轻叹，从来没去雨花台祭拜，墓碑太多，找不着了。

但是，她一定去过。我的这位烈士大伯，您是否看到，曾经与

您并肩作战的女友，在您的墓碑前如何抚平伤痛？正如一百年前陶然亭畔那对革命者的爱情，石评梅在高君宇的墓碑前说：“我愿替您完成这金坚玉洁的信念。”而高君宇的回答则是刻在墓碑上的那几行：“我是宝剑，我是火花，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，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上世纪80年代，小平堂哥出差南京，借机探望了她，相见了，却不知“从何说起”……当年失去爱人和战友的她，为我的四川叔叔指了两条路：去延安，或回家乡。他选择了后者，回家乡教书育人。多少年来，四川叔叔一家与她保持着联系；后来，她离休了，后来，她过世了。

他替三个哥哥写下《闪电》，我读着那些诗句：“……你把半壁天空撕破喷出满腔怒火/你的言辞太愤慨，太激烈……雷霆暴雨随之而来/我们才有所领悟/才为你的预言讴歌/你要在瞬间将黑暗点破……”我们的和平生活是他们用命换来的。而四川叔叔，我们家族的老寿星，在巨大的磨难中修复自己，笑到了最后。有位作家说过，上天眷顾，送你礼物，包装纸是苦难。

叔叔不哭，你应该笑着，才好啊。

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，黄梅调子便从青砖墙头漫溢过来。站在怀宁石牌老街的牌坊下，朝阳将镇西河的波纹染成金鳞，忽然明白徽班进京为什么要选这里作起点——这满河的水波都是天然的水袖，甩出去便成了绝世的风景。

怀宁小城，处皖西南一隅，却声名赫赫，自东晋建县1600多年，史称皖“首府首县”。行走在古老街巷，脚下石板路似在低吟浅唱，倾诉着当年徽班艺人的忙碌与辉煌。遥想当年，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，浩浩荡荡进京，一举惊艳京城，就此拉开京剧蓬勃发展的序幕。程长庚、戴月楼等一众京剧大家，皆从石牌这片丰饶沃土上脱颖而出，他们的唱腔婉转似流莺，表演细腻如工笔，让“安庆曲艺最优”的美誉传遍大江南北。

幸存的老戏台透出斑驳的藻井彩绘，几位老匠人用丝绵蘸着蛋清补画，孔雀蓝的颜料顺着木纹渗开，像程长庚当年甩出的西皮流水，在时光里浸出沉静的包浆。茶馆里的老戏者说，从前徽班少年学艺，

后鼓盆而歌的行为，因为在“吾丧我”“坐忘”的状态中，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万物齐一，死生一虑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不过也有很多人并不认可庄子这一观点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是一个显例。他在《兰亭集序》中明确说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殁为妄作”，直接否定庄子。在《世说新语》中出现了52次的他，还被刘义庆用作贪生怕死的典型，在风急浪涌中神色慌遽，“喧动不坐”，来突出“镇安朝野”的谢安谢丞相“貌闲意悦（悦）”的伟岸气度（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）。

对了，《庄子》和《世说新语》都是子部书，秋日读子部，我还真是“任其自然”呢。

这几本书就像秋天里的果实，虽然都叫果实，但大小、颜色、味道、成熟度皆异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中国地处亚洲大陆东端，四季分明，对于季节变迁的敏感，早已渗入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古代典籍确立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，少说也在一千五百年以前，但四部图书悄然与四季挂钩，作为纯精神性活动的读书竟然也能与春、夏、秋、冬的流转相应和，就说不清楚始于何时了。

大致来说：春日绚烂热烈，宜读生命力蓬勃旺盛的集部诗文；夏日邃密悠长，宜读总览时空的史籍；秋日天高云淡，宜读诸子百家以开阔心胸；冬日肃杀冷冽，宜读经部以培元固本。这大概跟食用应季蔬果一个道理。

不过在我看来，读书倒不必太拘于品类和时序的对应，四部与四季的浪漫纠葛，多半也许是出于读书人对读书的郑重其事和时下所谓的“仪式感”，况且现在的读物，早已超出古时四部的界限，只要想读书，四季都是好时节。

立秋已月余，然而上海依然暑热难消。不知什么因缘，又重拾起早天才子

王勃的千古名篇《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》再三吟咏，憧憬于“时维九月，序属三秋。潦水尽而寒潭清，烟光凝而暮山紫”的清旷之景和“潭襟甫畅，逸兴遄飞。爽籁发而清风生，纤歌凝而白云遏”的宴飨之场。又由“爽籁”，不由自主想到《庄子·齐物论》中南郭子綦著名的“三籁”：“今者吾丧我，汝知之乎？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，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！”

“人籁”最好理解，不用南郭子綦现身说法，向他提问的弟子子游自己就解释说“人籁则比竹是已”，“比竹”等乐器发出的声音属于人籁，《滕王阁序》中“爽籁发”的“籁”就是如此。而“地籁”，就是风，各种各样的风，“夫大块噫气，其名为风”，南郭子綦用赋、比的手法，对这各式各样的风（“万窍”）极尽形容，铺就了一段名文。“爽籁发而清风生”，“冷风则小和，飘风则大和”，读到这里，

“秋老虎”似乎也退避三舍了。

南郭子綦接下去对“天籁”的解释就不太好理解了，注家多有，可自去参看。大致意思是，天籁跟地籁、人籁不同，并不是有形迹可以把握、区别的对象，只要“使其自己”“自取”，即是“天籁”，这便是庄子一以贯之的“任其自然”的观念。联系到《齐物论》开篇子游说南郭子綦“形如槁木”“心如死灰”，南郭子綦的回答是自己正处于“吾丧我”的状态，我们就更能体悟到，只有达到了这样一种“坐忘”的与天地大道通同的境界，我们才能认识“天籁”，“吾丧我”并不真的是“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”。

由此我们才能理解《齐物论》接下去所说的“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泰山为小；莫寿乎殤子，而彭祖为天”这样怪诞的论调，也才能理解庄子在妻子死

后鼓盆而歌的行为，因为在“吾丧我”“坐忘”的状态中，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，万物齐一，死生一虑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不过也有很多人并不认可庄子这一观点，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就是一个显例。他在《兰亭集序》中明确说“固知一死生为虚诞，齐彭殁为妄作”，直接否定庄子。在《世说新语》中出现了52次的他，还被刘义庆用作贪生怕死的典型，在风急浪涌中神色慌遽，“喧动不坐”，来突出“镇安朝野”的谢安谢丞相“貌闲意悦（悦）”的伟岸气度（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）。

对了，《庄子》和《世说新语》都是子部书，秋日读子部，我还真是“任其自然”呢。

这几本书就像秋天里的果实，虽然都叫果实，但大小、颜色、味道、成熟度皆异。请看明日本栏。

书香伴秋韵

责编:郭影

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追求真理。1942年5月27日，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四川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……

此时，17岁的邓稼先正在美国。他出生于怀宁一个书香门第。在怀10年，攻读理论物理，两年不到取得博士学位，人称“娃娃博士”。当祖国召唤，他婉谢导师挽留，冲破美国重重阻挠，于1950年8月启程回国。34岁时他担任了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。此后，他隐姓埋名，置身荒野，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……有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失败，为了找到原因，他命令别人靠后，只身一步一步走进了辐射区，用双手把没有爆炸的核弹抱了回来……

我国“两弹”研制成功的速度是惊人的，尤其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进程，美国用了七年四个月，苏联用了四年，英国用了四年七个月，中国仅用了两年八个月。1986年7月，癌症晚期的邓稼先提出了唯一的要求：看看天安门。临终前叮吁：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。七尺之躯已许国，长使英雄泪满襟！

邓稼先故居的枣树如今依然结果，当青枣缀于枝头，恍惚还是少年离家时衣襟里藏着的故园滋味。故居管理员指着墙上发黄的照片说：“两弹元勋每次回乡，总要蹲在门槛吃碗炒米，说粒子对撞的灵感是米香里迸出来的。”

黄昏时分登上小市塔，长江在不远处如银丝般的绸缎。忽然想起梅兰芳《宇宙锋》里的唱词：“看长江，战歌掀浪……”此刻没有金戈铁马，只有归航的船儿剪开碧波，恍若当年徽班驶离湖北上的夜晚，三百年前的板鼓声由远而近，满江星斗都是未出世的唱腔。

江上起风了，那是横贯世纪的大风啊。

横贯世纪的大风

管苏清

天不亮就站在镇西河边吊嗓子，水汽裹着声腔飘向京城，最后凝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成了霜。如今，往昔繁华的戏班演出虽已成为泛黄的记忆，可那立于清雍正八年的金鸡戏神碑，宛如一位忠诚的守望者，静静见证着石牌戏曲的辉煌过往，让后人得以一窥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。

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，怀宁这一方水土与众不同，镌刻下名字的人那么多。去往独秀岭的乡道旁，野蔷薇开得泼辣。踏入独秀园，庄严肃穆之感扑面而来。园门口的浮雕墙《惊雷》，以栩栩如生的画面，勾勒出陈独秀的一生。步入园中，一尊青铜塑像映入眼帘，那是“五四”时期的青年陈独秀，身着西装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握稿，头微后仰，眉宇间英气勃发。再往深处走去，《新青年》书籍形雕塑格外醒目，背面刻着“敬告青年六条”，这些文字历经岁月洗礼，依